

題目	一頁屬於亡者的紀事《黑洞3》	
發表人	薛西	
發表日期	首次，日期 2012-01-16	
評論對象基本資料	活動/節目/作品名稱	《黑洞3》
	作者/編創者/導演/策展人	王墨林編導
	主辦/發行/演出/出版單位	身體氣象館
	發表時間	2011-11-06
	活動地點	牯嶺街小劇場
完整評論文章	<p>為了 100 這個喜氣的數字，政府投注高價預算，大張旗鼓地將建國百年節慶化，結果就是製造一堆以「百年」為名的文化活動，用以掩蓋百年走來的歷史細節，這的確是一回具備高度諷刺性，恰恰暴露出自身缺乏歷史感與多元主義的文化災難。從「夢想家搖滾音樂劇」到「土地徵收條例」、「東海岸 BOT」等事件，皆為這一年留下歷歷鐵證。</p> <p>如果說政府由上層建構的「建國百年」史觀是一種美的歷史，那麼這一年如台灣海筆子的《蝕月譚》、再現劇團的《2011 地下劇會－被遺忘的角落》和《迷彩馬戲團》、身體氣象館《黑洞3》（也會包括本週登場的黑眼睛跨劇團《Taiwan365－永遠的一天》？）等作品，便表述了一種醜的歷史。醜的歷史拒絕官方歷史的粉飾太平，在灌硬的土層裡深掘人們遺漏忽略的祭器，批判性是他們的基本態度，國家官僚體制壓抑他們的同時又提供其創作反辯的動力。</p> <p>其中，王墨林的作品向來是不可輕忽的。《黑洞3》將時空架構在八二三炮戰的坑穴，地上滿佈黃土，煙硝似未消散，水滴聲清楚地落下，激起微微迴音，三名戰時亡歿的軍旅幽魂，重述戰爭、國家、生存、死亡的片段。被隱沒於歷史的幽魂，或說話或以扭動、土埋、匍匐、痙攣等純粹回歸身體的表演，直陳國家精神的空洞與歷史的荒蕪；最後他們從口中緩緩唸出二次世界大戰、越戰、阿富汗戰爭等，彷彿在悼祭那些命運相同的幽魂，也傳遞戰爭永遠不會止息的殘酷道理。</p> <p>除卻三名幽魂，還有一名被刪除了視覺的盲者，幾個時刻被綑綁的他</p>	

從高處降下，凝化成另一組可供對照的受難之軀，也承續《黑洞3》四月份高雄衛武營版本盲人表演者劉懋瑩的角色與身分。終末盲者（這名演員來自澳門）用葡萄牙語唸出詩人佩索亞的一首詩〈母親的寶貝兒子〉，以及引入一隻白鴿，這種抒情的詩意十分自然而動人，收束了原先的暗沉，但也溫暖得令人訝異，有違我對王墨林作品的慣常印象。

或許 2005 年罹患癌症一事，埋下了他在創作上即將質變的引線。在此之前，「存在」是他慣常的主旨，這反映著他內在的孤獨感以及青年時期受到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，人如何在生活裡面找到出口，在他的劇場文本裡，就是驅動情節與意義的動能。癌症之後，他卻放下了生者在現世的艱難，轉而為亡者編碼，不再只能用情感和想像接近死亡，而是加上了實際的身體經驗。自此，亡者取代生者成為敘說的主體，今年五月王墨林和韓國 Shiim 劇團合作的《再見母親》就是王墨林發展亡者敘事的里程碑之作。

第二點轉變是音樂的使用。2004 年的《軍史館殺人事件》、2005 年首版的《黑洞3》，都大量運用噪音堆砌戰慄肅穆的氛圍，甚至連演員講話聲音都被掩蓋，但 2010 年之後的《荒原》、《再見母親》和《黑洞3》，噪音退位給柔和輕緩的音樂。一部分原因與音樂都由王明輝設計製作有關，但音樂設計既是王墨林所找，也不能說與導演沒有關係，而且一旦音樂轉為柔和，也就能讓王墨林長期關注的「演員身體」明白展現。

歸納兩點觀察，亡者敘事和音樂使用，暗示著王墨林心境的轉變。做為一個人，走過癌症一遭，他更能放下個人的執著，更能調節自身的節奏；回應到他的劇場舞台，如何理解自己不再是最主要的，如何旁觀他人之痛苦，為總是遺忘過去的這冊島嶼之書，加上一頁屬於亡者的紀事，也是一條可尋的出路。

在產業領導文化、泛政治化的台灣社會，王墨林用《黑洞3》告訴我們，連結個人與國家之間的，不是選舉、不是夢想家、不是潑趕遊民、不是慶祝建國百年，而是抵抗遺忘國家歷史土層深處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

	註釋	
	參考書目	